揅經室集

三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揅經室集

三

阮元著

中華書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揅經室一集卷八

論語論仁論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即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能近取譬。即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即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竝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夫言訒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

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訒即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以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似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相戾者。即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也。即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即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

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卽心卽仁也．若云此仁卽眞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卽眞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人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尙無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匪人人字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奪伯氏邑相同．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

造仁字也。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慢。皆不知人即仁也。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敍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並稱。孔子謙不敢當。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元謂以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將流爲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道即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晉宋以後。一切異端空虛元妙之學晉人。老學。最重淸遠。遠與近譬近思相反。儒家學案。標新競勝之派。皆預爲括定。曾子子游。慮子張於人無所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爲仁。亦同此說也。其曰爲仁。可見仁必須爲。非端坐靜觀即可曰仁也。曰並爲

竝卽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克己.己字卽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能克己復禮.卽可竝人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此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卽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必待人而後竝爲仁.爲仁當由克己始.且卽繼上二克己字.疊而申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爲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卽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

克己而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己並爲仁矣。但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即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使之渾而爲一。曰即仁即心也。此釋老之分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己復禮。本是古語。而孔子嘗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亡。夫求其霸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充之至於如此耳。

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即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勝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

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是夫子既引此語以歎楚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即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已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掊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剋。不必戰勝。況可詁私字也。

凌次仲教授曰。即以論語克己章而論。下文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己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注所云。豈可曰爲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患人之不己知。（見學而及憲問篇。又里仁作不患莫己知。衛靈公作不病人之不己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貢問一言章。皆有此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修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皆人己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己者。人潔己以進。仁以爲己任。行己有恥。莫己知也。恭己正南面。以爲厲己。以爲謗己。若作私欲解。則舉不可通矣。馬注以克己爲約身。最得經意。邢叔明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蓋

剽襲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不能自克之語.故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竊以馬注申之.克己卽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中庸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下文答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辭意尤明顯也.臧用中太學曰.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卽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答顏淵.注疏家各望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伐.多嗜慾.不能修身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卽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己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己對舉之文.方鑿員枘之不合矣.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似敬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恕充之.以至於

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人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以仁者。豈肯少爲輕忽哉。此所以爲孔門之仁也。又子夏論舉皐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爲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此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亦卽天下歸仁之道也。

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晉臼季之言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門師弟所述。半爲古人之恆言。故孝經中語。每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革胥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孔子且奉爲準繩。所以春秋時學行爲至中庸也。顏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乎。大

約聖仁二字所包甚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尚不敢當。故但以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忠、清、許人。而不許以仁。

子貢視仁過高遠。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藏庸案臯侃義疏邢昺正義皆一章。集注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章。誤。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為仁。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序。孝弟為仁之本。即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為仁為孝弟之本。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為不仁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元謂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之道也。愛人倘謂之仁。況愛君至於如是乎。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爲仁。正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諫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衞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干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門論仁。爲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反正

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元、謂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爲仁．而以匡天下爲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愛人爲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訒訥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憂無兄弟推之．可見爲仁須訥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海之人．各以仁應．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亦無害也．亦卽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爲仁須剛勇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觀此.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元謂以上五章、言不仁之人當惡之.若不能分別之.必自己爲仁之道有未至也.不仁雖當疾惡之.然已甚則足以召亂.故曰惟仁者能惡人.不使不仁者加身.此剛毅之至.不與不仁者相偶也.一日

用力無不足。即一日克己復禮之說。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尙行禮樂。覲聘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殺相尋。何必揖讓於陔肆間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爲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之愚。有此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仁之全道。不應更有一豪流弊。其有弊者因不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爲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許三月不違。可見爲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

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爲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知。並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人在口。是以舉以爲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大約晉以後異說紛岐。狂禪迷惑。皆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爲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爲能近取譬而已。

揅經室一集卷九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間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孟子反之。一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豪流弊貽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顙有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

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出於老子之說。韓非託之、而遽至於大壞。釋氏襲之、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爲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爲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即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即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牼將之楚。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爲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

吾國而孟子所闢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至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爲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爲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卽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至是猶惡醉而強酒.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至惟此時爲然。

孟子曰。仁言不如至得民心。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至不仁者乎。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六章言爲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之道。正經界。薄稅斂。不罔民。久行而待時。民之受虐政者必歸之。莫之能禦。是以大國畏之。與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至亦終必亡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至未聞弒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爲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至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至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至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鄒與魯鬨。至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至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陳。糜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菑危憂辱。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流爲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驩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卽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篆體从人二。訓爲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人字。亦

嘗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人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尙不忍．王見牛尙不忍．況相並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有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推愛牛之恩．卽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謂孟子並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爲重．義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卽如此章言四端．皆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至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爲性善．所以仁爲人心也．仁之端於乍見孺子將入井時覘之．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厲．縱習爲惡．但於乍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爲善者．全以乍字爲憑．仁非外鑠．求之則得．況蒸民之詩．足爲先聖相傳仁道之實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至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具於人心性．猶五穀之種．穀種須種之方熟．仁須爲之方成．乍見卽穀初生也．穀乃美種．可比人之性善．荑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至達之天下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見漢書注．無奧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曰卽爲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爲聖賢傳心之祕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一照皆眞．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爲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此儒佛相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命意造語之超妙．尚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人、講禮厭繁之後．慧遠次宗精講喪服諸禮．乃走老聃厭棄周禮據曾子問博習周禮者莫如老子．據道德經厭棄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元妙之故轍．復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淸遠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傅會之．姿縱之．譯爲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尙．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

故皆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无虛之神。夫清遠无虛。非老莊清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尙非釋學也。

又按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道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玄妙。自晉常山衞道安以彌天俊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舊經爲舛。道安乃第一次靜坐。達磨爲第二次靜坐。此以晉人玄學入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爲舛。方能以玄學羼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爲背經。據此可見晉宋人以老莊玄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徒。揣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既與佛圖澄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玄宗流布。分遣弟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周續之少從范甯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富於學識。尤精玄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禮。入蓮社。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周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德明毛詩音義。謝靈運、亦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踵事變本。引人喜入彼道如此。此以玄學入釋學而昧所從來之蹤跡也。至于梁達

磨、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大興禪宗．則是西域人來中土．不耐經卷．不如全掃一切．更爲直捷．此又遠不及慧遠翻經之時．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達磨入中土．言語難通．亦慧能等傅會而成也．故由儒而玄．由玄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樞紐又在達磨慧能之間．後儒不遡而察之．所以象山陽明白沙受蓮社少林之紿而不悟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至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至哀哉．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至勝用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至備矣．

按以上四章．皆本孔子之言．爲居仁由義之訓．不忍人不害人不殺一無罪．仁之至也．

萬章曰．牛山之木嘗美矣．至惟心之謂與．

按此章．卽上章求放心之道．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人心也．若失其本心．害人．忍人．無恥．無禮．則不成爲人．與禽獸無異．與仁人也之說不合矣．所以言及於操心與存夜氣者．仍是責之以仁．非令其於空寂處觀本來面目．如釋氏之明心見性也．下章言賢者勿喪心．在甚於生死之事．失其本心．在身死不受之事．皆非事物未來處也．凡此皆以仁義禮智求於心．不使放失．故離仁義禮智以

明心於寂然不動之初孟子七篇中無此說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至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至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按孟子言仁.上承堯舜其淵源在此三章.虞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全是仁道.孟子所言親親、仁民、愛物、急先務、明庶物、察人倫.是皆推己及物.由近及遠.聖賢言仁.既非楊氏之爲我.亦非墨氏之兼愛.亦非釋氏之慈悲.

又按.夏商以前無仁字.(虞書德字、惠字.即包仁字在內.)虞書克明峻德.即與孟子仁字無異.故仁字不見於尚書虞夏商書.(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太甲懷於有仁.皆古文尚書.)詩雅頌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恆言而造爲仁字.孔子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著於經矣.然非始於孔子也.元者善之長也一節.春秋左傳以爲穆姜之言.論語.周親仁人亦書之逸文.(今在古文泰誓.)惟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爲仁字初見最古者.然則仁字之行.其在成康以後乎.而其原則分於虞書之德字惠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手之舞之。

按此章言仁事親而加以實字。實者對端字爲言。蓋惻隱爲仁之端。充此端以行仁則孝。孝弟爲仁之本。君子務本。爲急自天子至庶人莫不以事親爲首務。舜之事親。孔子言孝爲仁本。皆是道也。實者實事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實事。非通悟也。通悟、則良知之說。緣之而起矣。故此實字最顯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惟漢趙岐見之最顯。故於孟子言無實不祥。特注之曰。孝子之實。養親是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至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趙岐注最爲詳明質實。漢以前。直至三代。所謂性命者。不過如此。若謂性命之道。過于精微。是舍質實而蹈虛玄也。論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孟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也。此言王者受命等事。故不可得聞。趙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如其願也。凡人則爲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又孟子所謂形色爲天性。殀壽爲天命。更明白矣。如舍此以別求精微。則入於老釋之趣矣。

又按。仁於父子爲命者。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此舜之命也。然而舜不謂之命以自諉。必盡心知性以盡事親之道。必至底豫而後已。所以謂之有性也。言性命者。守定孟子此章。及蒸民之詩左傳劉康公之說。則質實可據。不必索奧妙於不可詰之鄉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至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按此章告子專以義爲外。而於仁帶說。孟子闢之之後。知仁爲內矣。猶執義外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至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按孟子各章離之不察。互校便明。今以此章次於上二章之後。可見矣。仁之實爲事親。仁必內矣。義之實爲從兄。義亦必內也。味色聲臭安佚五者。孟子明明斷之曰性也。旣曰性。則明是內也。安得以爲外。君子不謂性也。不過勉人安命。非眞謂非性。 此章告子首曰食色性也。此四字原不錯。其錯在義外也。非內也六字。故孟子但力闢義之非外。使與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較若畫一。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亦與孟子味色聲臭安佚性也之說。較若畫一。未之闢也。孟子以味色聲臭安佚爲性者。乃聖賢之常道。人世之恆情。聖賢之甘淡泊者。乃是知命。後儒皆以告子食色爲性之說爲非而攻之。其如與孟子前章相刺謬何。若必以告子之言無一是。則仁內也非外也六字亦非耶。況此章章末孟子詰之曰。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是明明以口之於味爲內。卽執告子食色性也四字之矛、以刺義外也非內也六字

之盾曷嘗謂甘食悅色爲非性哉。趙岐注本未錯也。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尙直謂之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爲明顯。與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至四體不言而喩。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即以爲性。即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至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不患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至近焉。

按上四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傳也。

墨者夷之。至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即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尙必置辯。此時韓非老莊之

說尙未興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其說之害仁．其闢之更當何如．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卽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聖人、仁人、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得仁．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則聖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言始智終聖中間尙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及而實包舉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終聖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間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至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至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畔至又從而爲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爲仁道

揅經室一集卷十

性命古訓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尚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即天命也．若子初生．即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即性之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

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為文。性命之訓。最為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無虛障。若與召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為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為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即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即哲也。天道、即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習之復性之說。雜於二氏。不可不辨也。

尚書皋陶謨。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按尚書此篇。為禹皋之訓。最古。凡商周經義。皆從此出。慎修身者。即節性之訓所由來。思永者。即祈

天永命之訓所由來。知人則哲者。即今天其命哲之訓所由來。無教逸欲有邦。即孟子不謂安佚爲性所由來。五典。即孟子仁義禮智之訓所由來。能官人能安民。即孟子知之於賢者聖人於天道之訓所由來。天命有德。即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訓所由來。日嚴敬德。即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之訓所由來。堯舜禹臯陶文武周召孔孟。未嘗少有歧異虛高之說。出於其間。九德凡十八字。古訓多矣。本無靜寂覺照等字。雜於其間。

尚書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按。虞夏商周四代次之。性字始見於此。周易卦辭爻辭。但有命字。無性字。明是性字包括於命字之內也。此篇性字上加以天字。明是性受於天。孟子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鄭康成注曰。王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鄭氏以度訓虞、以修教法訓迪率典、是也。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迪率典、即中庸所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即虞書之五典也。紂自恃有天命。逸欲不修身敬德。以祈永命。所以祖伊言惟王自絕天命也。蓋罪多者、天以永命改爲不永。不能向天責命。此祈命之反也。性命二字相關。始見於此。質實明顯。曷嘗如李習之復性之說。自昌黎習之言性道者。幾欲自成一子。接跡孔孟。此則太過。故元但舉詩書各經古訓。尊而列之。比而讀之。略加按語。便可共見。擬於諸經之義疏。已爲僭矣。

又按、周以前聖賢之言、皆質實無高妙之旨、性之一字、始見於此、次見於召誥、詩卷阿、宋王應麟以爲言性始於湯誥、此由不知降衷恆性乃古文尚書也、

尚書召誥、周公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尚書之虞性節性、毛詩之彌性、言性者所當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學者遠涉二氏而近忘聖經、何也、樂記曰、好惡無節、王制曰、節民性、皆式尚書節性之古訓也、哲愚吉凶永不永、皆命於天、然敬德修身可祈永命、不率典者自棄其命、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是也、若諉之命而不可祈、豈周公金縢皆作僞哉、

尚書洪範、箕子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福極皆通天下臣民言之、天下人之福極、皆由君身所致、皆天性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按、此所謂命、皆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之天命、修德、卽召誥不可不敬德之德、命雖自天、而修德可求、故召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蓋文王之詩、與召誥句句相同、皆反覆於殷周之天命也、

詩大雅卷阿。泮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云。彌、終也。鄭箋云。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

按詩三百篇。惟此詩三見性字。與命字相連爲文。且周易卦爻。全無性字。可見周初古人亦不必定於名說性字。此詩俾爾云云之文法。與天保定爾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等句相同。雖言性而有命在內。故鄭箋兼性命言之。且但言無困病之憂。即是考終福命。蓋彌性如洪範之五福。反之即是六極。此周時人所說之性。非李習之所復之性。如果李習之所說者爲是。何以三百篇及今文尚書皆絕無其說也。

詩大雅。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古文但說威儀。而威儀乃爲性命所關。乃包言行在內。言行即德之所以修也。於此詩可見其概。德在內而威儀在外。故鄭氏箋云。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訏謨定命。即春秋左氏傳以定命也之定命。所以當敬愼威儀也。出話有玷。不輯柔其顏。則愆于威儀矣。不淑愼其行止。即愆于威儀矣。是以威儀如宮室之隅。包於外。德命在于內。言行亦即在威儀

之內行止之不愆在於不僭不賊而可以爲法也。古人說修身之道如此。尙書禹曰。愼乃在位。安汝止。卽淑愼爾止在止於至善之止。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安也。

按。此卽敬天命之義。寬安非祕密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各本皆誤作養之以福。惟漢書律志五行志漢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顏氏漢書注云。之。往也。往就福也。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按。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卽性也。卽所謂命也。性字从心。卽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旣有血氣心知之性。卽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威儀。威儀所以定命。定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於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惰於禮樂威儀。以取弃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之說。以寂明通照復性也。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藐視爲在外最粗淺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之。竊別撰威儀說以明之。

威儀說

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衞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尚書。書言威儀者二。顧命自亂于威儀。酒誥用燕喪威儀。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十有七。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四見。既醉以酒兩見。鳧鷖在涇一見。民亦勞止一見。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烝民一見。瞻仰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話。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即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卬卬。四方爲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不有孝。自求伊祜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即所以保性。卷阿之詩

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此亦卽假樂威儀爲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豪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按此言知天命在利民爲大。不以一己吉凶之命不利民。

春秋莊公元年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按以道者天道也。

周易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

按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爲對。故詩烝民鄭箋曰。其性

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鄭氏解詩之物則蓋言性而兼括情也鄭氏之說亦漢以前古訓也易曰旁通情也禮運曰講信脩睦謂之人利易曰利者義之和故文言以利屬情以貞屬性也

周易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按此即所謂天道也性命皆由天道而出出之者天也王者受天命而正性臣民庶物亦各正性命也周易於命字內加出性字自此彖始荀悅申鑒雜言篇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按荀氏之說漢以前古訓也

周易萃彖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按此即孟子所說聖人之得天道王天下也

周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按此言易筮至神筮者樂天知命無六極之憂即孟子所說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論語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道同

周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善卽元也．故尙書曰．惇德允元．成之者性．卽孟子所說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易繫辭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此言易行乎天地之中．天地能成人與萬物之性．人能自成以性．卽所謂成之者性也．存存、在在也．如孟子所說存其心養其性也．道義由此而入．故曰門也．此與老子衆妙之門不同．

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將以順性命之理．

按．理卽禮記樂記天理滅矣之理．性命、卽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性命．聖人作易通天道．故窮理盡性以至命也．

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按．此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於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孝經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如果李習之所說復性爲是．何以孔子孝經論語中無此說也．孔子教顏子．惟聞復禮．未聞復性也．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按。孔子最重知天命。知天命無所不包。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卽知命之傳也。孔子所知之天命。卽孟子所說之命也。孔子不得位。不能以禮義施於君臣。且不得久居人國。以禮敬施於賓主。能知賢而不能達善。不能得天道。故世無用孔子者。孔子所以不能爲東周。孔子年至五十知之定矣。

又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按此亦漢人之說。專言德命。未言祿命。然皆爲孟子兩節所包矣。又孔子曰。畏天命。亦此義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按。史記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眞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此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卽關乎天道。此天道卽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之天道也。卽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聖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孟子以性命多互說之。其道乃顯。孟子受業於子思。所謂微言大義者。其在斯乎。子貢曰。不可得而聞。乃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眞不聞也。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按.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云.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 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此言甚顯.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周公曰.旣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誥之言.無少差謬.學者曷不引以證之.古人言人性之上者曰哲曰智.皆與愚字相對相反.絕未言及靈字.言靈者.道家之說也.說文.靈.巫以玉事神.或从巫.故靈爲神靈之稱.在神則是美稱.在人則是惡稱.故曾子曰.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夫惟靈脩之故也.毛詩之靈臺靈沼靈雨.禮記之四靈.皆兼神靈之義.周書謚法.極知鬼神曰靈.故莊子則陽注曰.靈卽是無道之謚也.自莊子天地.始有大愚者終身不靈之語.使靈字與愚字相對而相反.晉人談玄者.喜此字虛明妙覺.勝于言哲言智.于是古文尙書泰誓始有惟人萬物之靈之語.自有此語.學者幼而讀之.長而習之.忘其本矣.是以劉孝標辨命論.全是玄學.有聖人言命以窮性靈之語.不知莊子心靈本是玄學.故莊子德充符曰.不可入于靈府.庚桑楚曰.不可內于靈臺.注曰.靈臺者.心也.故以心靈爲學者.自莊子始.而釋家明鏡心臺之諭.實襲之于莊子.釋襲于莊可也.儒轉襲于釋.不可也. 又按.韓文公原性篇謂孟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如以性善爲非.則蒸民之詩.物則秉彝之古訓.不足式矣.況召誥所謂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今天其命哲.正是孔子上智下愚之分.有哲卽有愚.哲者愚之對.子魚楊食我等.天命下愚而更習惡也.

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幸短命死矣.亡之命矣夫.

按此皆明以生死富貴爲天命.以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合之.則正變各義無不備矣.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卽所以爲性.性卽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子.一步不失也.修道之教.卽禮運之禮.禮治七情十義者也.七情乃盡人所有.但須治以禮而已.卽召誥所謂節性也.若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復性.此李習之惑於釋老之說也.不覩不聞.卽不愧屋漏之說也.非如釋氏寂靜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未發之中.卽禮記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卽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中者、有形.有質.有血氣心知.特未至喜怒哀樂時耳.發而中節.卽節性之說也.有禮有樂.所以既節且和也.天地位.萬物育.卽周易所謂各正性命也.

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按．中庸此節性教．卽中言首節之性教也．所謂至誠者．秪是由治民獲上信朋友順親以至反身明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有乎妙靜明之道也．所謂明善者．則秪自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事．事事著力實地而來．一事不實．弗措．非虛靜而專明心也．雖愚必明．言明善也．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也．卽孟子所謂有性焉之命也．自明誠．謂之教．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卽孟子所謂有命焉之性也．非如李習之所說覺照而復性也．儒釋之分在乎此．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按．鄭氏注曰．德性謂性至誠者．卽孟子所說有性焉之性．召誥既哲又節之性也．道問學．卽修道之教．卽學問思辨行也．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按此所謂七情即包在孟子所說性也之中所謂十義即包在孟子所說命也之中而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即是此篇以禮治之之道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可以靜觀寂守者也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按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即外感之至易者也即孟子所說耳之於聲也性也孟子所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樂記反躬節人欲之說也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為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惟以靜明屬之於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離性而自成為欲也記又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此亦言哀樂喜怒愛敬乃樂音之哀樂喜怒愛敬非人性之哀樂喜怒愛敬先王以樂之哀樂喜怒愛敬感人性情之哀樂喜怒愛敬也竊釋氏之言者必願拒六者於性之外尊性為至靜至明至覺無情無欲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又按周

易繫辭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節所言。乃卜筮之鬼神。處於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之處。因人來卜筮。感而遂通。非言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物來感之而通也。與禮記樂記、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音樂言之者。不相牽涉。而佛書內有言佛以寂靜明覺爲主者。晉唐人樂從其言。返而索之於儒書之中。得樂記斯言及周易寂然不動之言。以爲相似。遂傳會之以爲孔孟之道本如此。恐未然也。

又按。易此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內。寂然不動。凡有人來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道爲天下之至神。非說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動有感遂通也。否則天下至神。雖周孔不能。況一介儒士乎。李習之之言性。以靜而通照。物來皆應。試問忠孝不能說在性之外。若然。則是臣子但靜坐無端倪。君來則我以忠照之。父母來則我以孝照之。而我於忠孝過而曾無留滯。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

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矣。

按。此言君臣貴賤羣類不同。各有性命。即召誥所說罔不在厥初生。亦即詩所謂實命不同也。

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按此血氣心知。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即中庸喜怒哀樂之既發也。

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

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按．此節性．即書召誥所說之節性．亦即中庸修道之謂教也．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按．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即已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闢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雪至犬牛人之性不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視人性不及．幾欲儕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按．告子言性．杞柳湍水．矢口即誤．皆因不能得詩書言性之傳．而但習滑稽之辨也．孟子最深於詩書．得孔子子思之教．故言之甚質實無差謬也．告子此章食色性也四字．本不誤．其誤在以義爲外．故孟子此章惟闢其義外之說．而絕未闢其食色性也之說．若以告子食色性也之說爲非．然則孟

子明明自言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爲性矣．同在七篇之中．豈自相矛盾乎．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按．天生民有物有則．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卽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此詩爲據．故如山嶽之不可撼搖．性善之說始於詩．不始于孟子．告子等坐不習詩教耳．凡言性命者．舍五經質實之言．而別求高妙．未有不誤者．好是懿德．卽洪範所說攸好德．有物有則．卽春秋左傳劉子所說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孟子．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按．聖賢言天命有一定者．不貳、卽一定也．然命雖不貳．而可修可祈．修身之說．卽召誥所說德之用

祈天永命也。修身、卽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也。養其性。卽召誥所說節性也。

孟子。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按。孟子此節言性命。乃聖賢至周密至質實之道。易曰。各正性命。天正性命以與人。人必正性命以事天。乃所謂知命。乃所謂盡性。卷阿天保。保定福祿。固正命也。然邾子利民而卒。亦知命正命也。比干諫而死。伯夷叔齊餓而死。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啓手足。亦正命也。皆盡道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此道也。道以忠孝爲本。比干夷齊不死。是不忠。曾子手足有傷。是不孝。盡其道、則盡忠孝秉夷物則之道也。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墻之類也。

孟子。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按。此形色。趙岐注。以體貌言之。尙書洪範。五曰考終命。五曰惡。鄭康成亦如此以形色言之。此漢以前經師相傳之舊說也。

孟子。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按。趙岐曰。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孟子。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漢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按．此章乃孔子言性與天道之大義．必得此性命兩節相通相互而言之．則五經性命之古訓無不合矣．晉唐人嫌味色聲臭安佚爲欲．必欲別之於性之外．此釋氏所謂佛性．非聖經所言天性．梁以後言禪宗者．以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明頓了無生．試思以此言性．豈有味色．此與李習之寂照復性之說又遠．與孟子之言更遠．惟孟子直斷之曰性也．且曰君子不謂性．則召誥之節性．卷阿之彌性．西伯戡黎之虞天性．周易之盡性．禮記中庸之率性．皆範圍曲成．無不合矣．趙岐謂

仁施父子。義施君臣者。如武王周公爲子。周公召公爲臣。此命之得以仁義施者也。命也。亦性也。若以舜爲瞽瞍之子。比干爲紂之臣。此處變不得以仁義施者也。亦命也。然有性焉。仁義存乎性。舜必以底豫而修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與比干。不諉父頑君虐於命也。禮敬施於賓主。如孔孟適各國終無所遇。聖人得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天下。孔子不得爲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道以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者正命。即變者亦正命也。皆所以事天也。忍性者。忍食色等欲也。忍性、比節性更爲用力堅苦矣。豈靜復乎。

按。唐李翺復性書曰。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性本無有。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情何所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誠者定也。不動也。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按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易於率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虛而易於傅會。習之此書是也。尚書毛詩無言不實。惟周易間有虛高者。然彼因言神明陰陽卜筮之事。是以聖人繫

辭。不得不就易道以言之。中庸一篇。爲子思微言。故言亦或及於幽明高大之處。然無言不由實事而起。與老釋迴殊。樂於虛者。見易中庸之內寂然不動誠則明等語。喜之。遂引之以爲證。又因禮記人生而靜孟子先覺等語。喜之。遂亦引之爲證。不知已入老釋之域矣。按周易寂然不動。乃言卦爻未揲之先。非言人之心學也。誠則明者。乃治民獲上信友順親之事。明善者乃學問思辨行之事。亦非言靜寂覺照也。人生而靜。言尚未感物。非專於靜也。先覺覺民。如詩之牖民孔易。非性光明照也。此不可誣改聖經以飾釋典者也。至於釋典內有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乎。因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言教之內。而止無言之鄉。寂寞虛曠。強名曰覺。翻譯大論。佛獨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體常湛然。形由感生。體非實有。魏書釋老志。自性本覺。詳見於實相經。白居易文。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翻譯名義。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傳鐙錄 以上各釋氏之說。皆李習之復性之說所由來。相比而觀其迹自見。蓋釋氏見性。秖是明心。不但不容味色聲臭安佚存於性內。卽喜怒哀樂亦不容於性內。甚至以不生情爲正覺。性明照則情不生。然而易文言明以利貞爲情性矣。又言六爻發揮。旁通情矣。然則情可絕乎。性待復乎。恐未然矣。

又案釋氏所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性字。似具虛寂明照淨覺之妙。此在梵書之中。本不知是何稱名。是何字樣。自晉魏翻譯之人、求之儒書文字之內。無一字相合、足以當之者。遂拈出性字。還就假借以當之。彼時已在老莊清言之後。蓋世之視性字者。已近於釋老而離於儒矣。晉謝靈運詩云。偃臥任縱誕。得性非外求。王康琚詩云。矯性失至理。六朝人不諱言釋。不陰釋而陽儒。陰釋而陽儒。唐李翺為始。魏收所云。虛靜通照。湛然感應者。此明說是佛性。不言是孔孟之性。不必辯也。李翺所言寂然靜明感照通復者。此直指為孔孟之性。斷斷不然。不得已不辯也。象山陽明更多染梁以後禪學矣。

福謹案。家大人另有塔性說一篇。因其言似近子諸。故不刻入此卷之內。然發明性字誤入老釋之故。明則暢之。至後刻入續三集。內近子子部也。

揅經室一集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兩漢學行醇實。尚近于春秋列國之時。漢末氣節甚高。黨禍橫決。激而爲放達。流而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取學術中最尊者爲性理。至明儒學案紛紛矣。惟考列國時孔曾游夏諸聖賢及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孝經論語者。皆爲處世接物之庸行。非如禪家遁于虛無也。即如仁義禮讓孝弟忠順等語。與孝經各章事事相通。語語相合。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語實爲聖門微言。蓋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尚未大爲發明。本部院拙識所及。首爲提倡。諸生如不鄙其庸近。試發明之。以成精舍學業焉。

石刻孝經論語記

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之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歟。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乎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譔。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顏曰曾。顏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覲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即文也。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曾子之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故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經之學。兼乎君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曾子十篇。皆由此出。其實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貫者、行也事也。言壹是皆身體力行、見諸實行實事也。初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之訓行事。見于爾雅漢書。與仍舊貫無二解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聞有頓悟之日也。顏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集古聖大成之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儒者終身學之不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古本孝經不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僅有存者。金匱國子監學生錢泳。好學善隸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屬元記之。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十三經義疏。周禮可謂詳善矣。賈公彥所疏者。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辦。所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制之存亡。漢注之奧義。皆未能疏證發明之。我朝惠半農先生。家傳漢學。所著禮說十四卷。實足補賈氏之所未及。此書雖經鏤板。而行世甚少。余于丁未年在京師廠肆購得一帙。反覆讀之。服其精博無比。後爲友人借去未歸。至今深憶之。戊午夏。吳縣友人江貢廷。持一帙見示。則上海彭純甫所新刻本。余喜插架之可備。且一時同學皆得讀之也。因爲序之。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惜難卒業。如有好學深思之士。據賈氏爲本。去其謬誤及僞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惠氏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愼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彭君家貧。好古。多讀書。聞此書之刻。貲皆出館穀。何其賢也。

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元幼學易。心疑先後天諸圖之說。庚子得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河圖洛書原舛篇。讀之。豁然得其源委。友人歙凌次仲廷堪謂元曰。子知西河之辯易。未見吳興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尤詳備也。元識之。求其書不可得。繼在京師見四庫館書目錄之。曰。其書一卷辨河圖洛書。二卷辨五行九宮。三卷辨參同契先天圖太極圖。四卷辨龍圖易數鉤隱圖。五卷辨啓蒙圖書。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後天之學。九卷辨

卦變。十卷辨象數流弊。引据經典原原本本。于易學深爲有功。元向往益切。丙辰視學至吳興。始求得讀之。蓋距所聞已十六年矣。媿聞道之甚遲。喜斯編之未泯。亟命其家修板刷印。廣爲流傳。以貽學者。因竝識其事于篇首。至其辨圖大略。則萬季野先生敍言之已盡。茲不贅論。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言韻者多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未之有也。說文解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例。未之知。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之說經傳也。或言讀爲、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言當爲。作義疏者一切視之。學者概謂若今之音切而已。其誣古不亦甚哉。聖朝右文。超軼前古。淳氣鬱積。金壇段若膺先生。生於其間。擘摩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鐸。舌可以別淄澠。巧可以分風擘流。其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爲一。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咍爲一。職德者、之之入。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隋。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删近脂。尤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某形從某

某聲者。古形也。云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尙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祝祭于鬃。說之之本義也。如商書曰無有作𢼸。周書曰布重莧席。說假借此字之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䕻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寷從宀豐之意。易曰突如其來如。說𠫓從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薉讀若詩施罛濊濊。奰讀若予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可通之處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攷敘例、謂讀如、主於說音。讀爲、主於更字。說義當爲、主於糾正誤字。如者、比方之詞。爲者、變化之詞。當爲者、糾正之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爲、必易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爲。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擿埴。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爲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爲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卽引疾養親食貧樂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己者深歟。先生說經之書尙有毛詩訓故傳微。毛詩小學。古文尙書撰異。皆深識大源。不爲億必之言。行將盡以餉學者云。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元居在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士文子九苞李進士成裕惇劉廣文端臨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黃門石臞念孫汪明經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丁未戊申間元在京師見任侍御相問難爲尤多侍御卒後所著弁服釋例傳之弟子山陽汪祭酒瑟菴廷珍蕭山王進士畹馨紹蘭從祭酒手錄以歸其兄進士穀塍宗炎亦邃於經爲吳會宿儒乃手校訛舛寫以付梓問序于元元謂侍御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四庫書書之提要多出其手所輯呂忱字林深衣釋例諸書已付刻茲祑釋弁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百四十餘事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訛燦然經緯畢著矣侍御吾鄉先進也瑟菴畹馨吾友也今得穀塍校成之學者傳習不墜元序之奚敢辭

張皋文儀禮圖序

儀禮圖六卷張編修惠言之所述也編修字皋文武進人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方以學問文章受知于朝不幸早卒予舉于鄉與編修爲同榜其舉進士乃予總裁會試所取予知之也久故序而論之編修幼孤家甚貧母姜孺人撫以成立及長修學立行敦禮自守性剛而廉貌若和易而中不可干其爲人勤于事親友于弟睦于族姻鄉之善士無勿友也與人審而後交交者必端凡爲其友者無不稱之敬之其爲學博而精旁探百氏

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居母孺人憂。喪祭法儀禮。為時所推。嘗遊京師大名杭歙間。及官京師。弟子先後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其所著有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辯。儀禮圖。說文諧聲譜。墨子經解。擬奇經正義。青囊天玉通解。及文集四編。詞一編。凡十六種。編修既精治易禮。所著以周易虞氏義儀禮圖為最。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惟儀禮圖六卷。今年春。始得于武進董君處。見其手錄本。董君名士錫。編修之高弟子。即編修之女夫也。因屬董君校寫刻之于板。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為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禮家為頌皆宗之。頌即容也。後儒以進退揖讓為末節。薄之不講。故言朝則昧于三朝三門。言廟則闇于門揖曲揖。言寢則昡于房室階夾。言堂則誤于楹間階上。辨之不精。儀節皆由之舛錯而不可究。非其蔽歟。宋楊復作儀禮圖。雖禮文完具。而位地或淆。編修則以為治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吉凶冠服之制。為之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為六服加降表。貫穿禮經。尤為明著。予嘗以為讀禮者當先為頌。昔叔孫通為綿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出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即徐生之頌乎。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南城王君實齋。聘珍。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于后倉。各取孔壁

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于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于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撝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無南人浮競之習.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于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己所校者衡量之.加以弃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既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奧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巽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以來之治

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為公羊疚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汸最為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為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為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間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懼春秋之失指．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傅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

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藩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序于桂林行館．

孔檢討 廣森 大戴禮記補注序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玆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玆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顨軒．乃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覩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焦里堂 循 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衆說分賾羣言岨峿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

瓻、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符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藁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

與臧拜經庸書

皋陶謨。撻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或疑亦僞孔所增。由淵如觀察曁足下所說推之。元竊未敢定也。蓋所以疑之者。其大端有五。一則史記夏本紀敍此經文于侯以明之下。直接禹曰俞。無此七十四字也。一則馬鄭逸經注。絕無此七十四字注也。一則說文引撻以記之爲周書也。一則鄭注鄉射取扑。但引尙書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也。一則公羊疏稱敷奏以言三句爲逸書也。按史記引尙書本有刪節之處。不獨

此七十四字爲然。卽如皐陶謨一日二日萬幾天敍有典等二十餘句。亦未引之。故史記所未引。未可以爲本無此七十四字之確據。僞孔但能割堯典爲舜典。割皐陶謨爲益稷。無他技也。舜典首二十八字。并僞孔亦不能造。直至姚方興始僞獻于朝。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如果僞孔增出七十四字。當年朝議無論是之非之。但必有及之者。六朝以來。不容絕無一語及之也。馬鄭逸注。或有或無。本難深據。況其存者多出史記注中。今史記既無此段書文。則注亦因之而佚矣。說文撻古文遽。引周書遽以記之。段氏著膺已謂从虍乃从攴之訛。周乃虞之訛。既可訛攴爲虍。寧不容訛虞爲周也。元且謂虖卽虞字上半。所由致誤也。儀禮鄉射經文。但有扑字。本無撻字。鄭之但引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宜也。公羊何休學引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是虞書。而徐彥疏誤爲逸書。如果逸書一語出自何氏。尙有可疑。若徐氏直刊本之誤耳。春秋繁露潛夫論。皆漢人之書。其引車服有庸。皆連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二句。若以此二語爲說堯典者之詞。亦無確據。且僞孔苟作僞。則鑿服賦納顯見新異。曷不用之。而反用誰代疇、用庶代試也。其餘小節。不必置詞。惟此五疑。究無確據。經文至重。未敢輕議。且俟異日或者再有所考見。何如。

與洪筠軒頤煊論三朝記書

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論語竝重。今世以其文字艱深。莫之學。夫孔子之言之存于世者無多。豈可不發明

以觀聖道哉。今子注之甚善。余紬繹之。有疑而爲解之者。爲子列之。千乘篇記曰。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元謂易事、謂變易政事。假名、謂假人名器。重食、謂增食采邑。此皆指魯三家之弊。記曰。立有神則國家敬。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記曰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娭。元謂誘讀如吉士誘之誘。誘進也。君子卽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姦。此記文八節。與周禮秋官士師八成相應。此一節屬周禮邦汋。汋當讀爲媒妁之妁。由記文推之可見。鄭司農注周禮爲斟酌刺探尙書事之誤。此邦汋如今律之姦律。周禮列在賊盜之前。三朝記列在盜之後。賊之前。甚明晰也。四代篇記曰如艾而夷之。艾讀如刈。斷草也。夷平也。虞戴德篇記曰。黃帝慕修之。慕乃纂字之訛。纂繼也。記曰開施教于民。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開字屢見。皆啓字。漢人避諱所改也。小辨篇記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元謂順與訓通。卽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少閒篇記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戮當爲句。不得以疾死。死當爲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凡此數事。致之子以爲何如。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覼縷者也。易之爲書最

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據摭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尚書之比。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考證而已。臣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眞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斁。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覯。殆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

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尙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贋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尙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淸貢生徐養原校之。幷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顚末。著於簡首。

考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尙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考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執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

其中。鄭文於傳外別錄。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為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為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為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為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為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肯綮。臣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閱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監生臧庸蒐校各本。幷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轖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廑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

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犂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眞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贋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考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其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

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潁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閒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即以此本徧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夐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諟正．錢塘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幷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捃摭．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緜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彙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

今傳焉.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稱.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昔王接以爲乖硋大體.非過毀也.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氐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 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 爲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

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佼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

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麋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得以捃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袟．今所傳本．未審合并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即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並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臣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臣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𨰻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眞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捃摭以僅存．而當

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尚未失其眞．學者舍是．固無繇闚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臣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邨書塾尟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精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擴拾之．若近日寶應劉玉麐、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綷唐人語爲之．近者翰林學士邵晉涵改弦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舛日多．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槧爾雅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後之讀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校訂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歧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

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删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删。於十三卷自係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謬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諟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奐、余蕭客、先後傳校。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鋟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敍。既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舍是矣。

福謹案是書及序。皆呈進蒙收覽。尙有進呈摺子見二集。



